

棋从断处生

QICONGDUANCHUSHENG

赵丽兴 著



QICONG
DUANCHU
SHENG

作家出版社

棋从断处生

赵丽兴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棋从断处生/赵丽兴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6

ISBN 7-5063-1855-5

I. 棋…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628 号

棋从断处生

作 者: 赵丽兴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责任校对: 李 新

装帧设计: 西 里

版式设计: 西 里

电脑制作: 胡元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73000 千

印张: 11.375 印数: 3000

版次: 2000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1855-5/1·1841

定价: 19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伟生乡长要离婚啦！

这消息很快传开了，小镇一时热闹起来，陈乡长离婚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一连几天，法庭的人所到之处，人们拐弯抹角总要问及此事。乡党委和乡政府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跑到法庭来考证是否真有乡长离婚这码事。

也难怪人们喜欢猎奇。不久前从市里和县上可靠渠道传回的消息说，下个月召开的县人代会上，陈伟生将作为副县长候选人参加竞选。据说是等额选举，所以副县长候选人实际上就是副县长。据乔山乡政策权威人士分析，陈伟生当副县长的同时，可能还会兼任组织部长什么的；有人举例说明，省政府一个副省长就兼任着省委组织部长；也有人坚持认为，严格地说应该是省委组织部长兼省政府副省长，省委大嘛！

几天之内，乡长离婚这个消息在乔山乡传来传去，传得沸沸扬扬。

乔山乡是个山区乡，是河乔市、县两级确定的特困乡镇之一，这里解放前罕有人至，是当时西南有名的土匪姚老七盘踞几十年的老巢。其平均海拔在 3000—3500 米之间，虽然乔山人喜欢把这里称为乔山坝，但“坝”小得就是一条细长的夹皮沟。夹皮沟连绵十余里，当地农民大都依山而住，开门见山，抬头见山。乔山乡政府坐落在一条狭小的山沟里，法庭的房子在半山腰，是一幢设计精致的四合院——这就是当年姚老七的老窝姚家大院。原来属乔山乡政府所有，法庭成立时，乡政府把这个院子无偿地划给法庭。岁月已把那些雕梁画栋、碧瓦朱

漆浸蚀得斑斑驳驳，百孔千疮。这是一幢典型的当地表明身份地位的四合院。如果没有堂屋正上方高悬的国徽，这个四合院和老百姓的房子几乎没有其它的区别。正房坐西朝东，作为宿舍一人一间还有余；南房坐南朝北，因年久失修不能使用，堆放着干柴和木炭；北房坐北朝南，也就是“堂屋”所在，是“审判区”——也就是几张简易木桌上放着几块“书记员”“审判员”的塑料牌而已；东房是“办公区”——也就是几张桌子几个柜子外加一部电话。“审判区”和国徽能带来许多庄严、肃穆的气氛——尽管“审判区”很简陋。乡机关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腰以下，可以看得出政府机关所在地的痕迹便是乡政府门前那块不是十分标准的篮球场；平时这里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村庄，逢到赶集那天，寂静的村庄才会喧腾一时。

乔山是特有的立体气候，农民大都以种洋芋和苦荞为生，但收成却悬殊极大。即使是半山腰和山顶，降雨量、年平均气温均不同；山顶树木成林成片，郁郁葱葱，山下却荒草萋萋，四野茫茫；山下种植的洋芋颗大茂盛，山上却只开花不结果；山上云雾笼罩，细雨纷飞时，山下却艳阳高照。以前一亩地的收入只够换一斤盐，老百姓砍一背柴背到十多里以外赶集，换几盒火柴回来也便心满意足。放牧耗牛，种植洋芋，偶尔赶一次集，他们就过着这种平淡、知足的几乎被人遗忘的生活。据老一辈人讲，民国初期，除土匪盘踞外，这里尚无人定居，后来才断断续续搬来近千户人家。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邦，当时的马邦头是有身份有脸面的人物，修通简易公路只是十多年前的事。

乔山乡山青水秀，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旅游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但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交通等方面处于嗷嗷待哺的状况，开发和发展举步维艰。这里的温饱问题常常成为历届市里和县上头头们最迫切、最头

疼的问题。

许多人都知道，陈伟生有句口头禅：“山再青水再秀，没有人来冷嗖嗖；自然资源再丰富，山高路远叫人愁。”他经常在大会上讲引进资金、引进人才是发展乔山的关键，有几个项目已经初步在县、市立项。最令乔山乡老百姓称颂的是推广种植烤烟，乔山乡先开了全县种植烤烟的先河；一开始，许多老百姓对种烤烟有较大的抵触情绪，那么一点点阳光和土壤最好的土地种烟，万一失败了，一年的收成不就全完了吗？反对者甚至把那些年产量最少的地划出来装个样子种烤烟。烤烟这东西并不是随便一块地方就能生长，它比那些刚出生的猪宝宝还娇。一分一分推广，一点一点加大。陈伟生在乔山乡召开市政府的种植烤烟现场办公会上介绍经验时说：“乔山推广种植烤烟的经过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也的确有几个记者采访出几篇较长的报告文学，就连省报也发了一整版文章，介绍陈伟生——并且在第二版。有的老百姓还在乔山乡随处可见的那句标语“要想富，种烤烟；要想富，少生娃娃是出路”后分别加上“要想富裕学乔山，生下娃娃种烤烟”之类的话。因为能适合种植烤烟的田地有限，乔山乡无法大面积种植烤烟，但每家每户二、三分的烤烟地收入足以使乔山人摆脱了“一亩地，一斤盐”和“一背柴火，一盒火柴”的生活。乔山老百姓大都尝到了种植烤烟的甜头。

陈伟生是乔山这个弹丸之地最大的官，名符其实的一把手，在乔山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稍有风吹草动便惹人耳目。况且，如果陈伟生能升任副县长，那么他将是继乔山乡党委书记李清平升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之后由乡、镇一把手升任市、县二把手的第一人。就乔山这么个偏僻的弹丸之地，能出这样两个人物，足以光乡耀祖了。陈伟生的离婚引起一些议论和波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乡政府不同的是，乔山法庭的人对乡长离婚讳莫如深。庭长张振先甚至不让副庭长张明和书记员李凡参与案件审理，乡长离婚在法庭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乔山法庭虽然管辖三乡一镇，但只有三个人。除了庭长和副庭长外，还有个初出茅庐的小李。平时，三个人的法庭和谐，充满生气，工作有条不紊。陈伟生的离婚打破了乔山法庭的和谐和宁静。

庭长张振先是“标准老转”，从部队转业时是正营职干部，负过伤，流过血。军转办优先安排他担任河乔县法院政工科科长，报到一个月之后，他提出申请来到谁也不愿来甚至不愿当庭长的乔山法庭；副庭长张明原是市中级法院较年轻的助理审判员，目前在乔山带职锻炼，只转来组织关系，粮食、户口关系均在市里。他是市中级法院框定的“第三梯队”，他的名字听说已上了市委组织部后备干部“黑名单”，升迁只是迟早的事；李凡是刚跨出校门一年的司法学校毕业生，虽然工作热情很高，但显得幼稚，不谙世事。

平时，张振先庭长民主、近人，较随和。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征求张明的意见。他自己主审的案件，如当庭调解成功，只要张明在，他都要让李凡去喊张明来听听；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能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他也要事先问问张明或事后通通气。象这样独揽审判大权的现象在法庭里是绝无仅有的；他反复强调乡长离婚这个案子由自己独任审判，然而他竟然连记录也一个人包揽下来——自审自记是违反程序法的。

张明很想不通。尽管自己是从市中级法院下来带职锻炼的，可毕竟也是通过县人大正式任命的审判员、副庭长。张振先庭长越是神神秘秘，张明越想知道。

这天晚饭后，张明一个人走进简陋的办公室，打开陈伟生与张美凤离婚一案的卷宗看了起来。

案件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收费凭证，他随手放在一边。卷宗里没有答辩状，也没有授权委托书，只有一份诉状和两份询问笔录。

陈伟生的诉状非常简单，前后只有两页纸：

离 婚 诉 状

原告，陈伟生，男，现年 32 岁，汉族，大学文化，河乔县乔山乡政府乡长（合同制干部）。

被告，张美凤，女，现年 30 岁，汉族，初中文化，本县乔山乡务农。

事实和理由：我和张美凤已经结婚多年，由于婚前缺乏了解，结婚比较草率。婚后我们视同路人，感情极为淡薄，没有真正的爱情，更谈不上夫妻感情了，而且到现在已分居两年多……

陈乡长是合同制干部？我怎么不知道？张明挺纳闷。不过如果这张诉状属实，即使调解不成，大概是要判决准予离婚。因为有“分居两年多”这一特殊理由。虽说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应当考虑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现状和有无和好可能等等因素。但分居两年多，这也可以视为夫妻感情差不多破裂的一项条件予以认定。奇怪的是，乡机关的人怎么一点风声都没露出来过？这种多少带点“桃色”的新闻竟没有之乡政府门前那棵大槐树下的“每晚新闻发布会”上出现，是否意味着这“分居两年多”有一定水份？

张明敛声屏气地继续翻动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询问人：张振先。记录人：李凡。

被询问人：陈伟生，男，32岁，乔山乡乡长。

问：请你把你与被告结婚的经过说一说，特别是婚前了解情况，比如是自由恋爱还是别人介绍。

答：我和张美凤是同村人，结婚六年了，我们之间没有包办婚姻，但也不完全是自由恋爱。婚前谈不上了解，反正，不管怎么说，双方是自愿结婚的。

问：婚后双方感情怎么样？

答：感情很一般。

问：你们平时有没有吵吵闹闹的行为？有没有经常性的吵嘴？

答：没有。

问：你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答：主要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我们在一起生活可能是一种负担，分开对双方可能都是一种解脱。

问：没有和好的余地吗？

答：没有了。如果有，我是不会提出离婚的。

.....

对张美凤的询问笔录更简单，只有几句问话：

询 问 笔 录

询问人：张振先。记录人：李凡。

被询问人：张美凤，女，30岁，本乡务农（乡政府临时工）。

问：请你说一说你与陈伟生结婚前后的情况。

答：他追了我很长时间我们才结婚的，他当乡长，就看不起我了。

问：婚后夫妻感情怎么样？

答：感情很好。在我们村里和乡里，找不出像我们这么好的夫妻。

问：你同意离婚吗？

答：不同意，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我丈夫，谁也抢不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才不会离婚的。

.....

看完卷宗，张明大为沮丧，乡长陈伟生的媳妇他见过，是个端端正正，十分动人的女人。似乎陈乡长是陈世美，他想。

卷宗内的两份笔录做得简单且没有要领，至少要问一问双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居？从什么时候起没有同房过性生活？婚后有些什么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这些都是必须问的问题。张振先不可能不懂，张明刚到法庭时张庭长曾就离婚案件询问笔录的制作问题对他讲解了好几次，特别是询问要点他不厌其烦地讲，甚至让未婚的张明记住同房与否也是感情是否破裂的一个因素，说得张明满脸通红。奇怪的是，卷宗内连什么时候开始分居的记录都没有。

夜晚悄然而至，在电压不足的灯光下，张明看得双眼发涩。他轻轻带上门走出办公室，这幢虽然宽敞却很陈旧的四合院一到夜晚便显得寂静、沉闷，特别是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更是阴森可怕。有一个市中级法院来下乡的女孩子居然一个人不敢睡觉，那回张振先半夜三更敲开乡政府的门，安排她与乡政府的一个女干部同睡。张明的女朋友、市中级法院法官苏玉芸来这里看张明时，也是一个人不敢睡觉，深更半夜几个人不得不起来把靠近张明的那间房腾出来，隔着木板墙连呼吸都能听得见，苏玉芸才一个人哼哼唧唧的睡着了。

张明在院子里站了几分钟，院外有只不知是什么虫子在“唧唧”地叫，天上的星星在黑色的云隙中射出微弱的光芒。

看到张振先宿舍里亮着灯，张明便向那里走去。

“张审，象这样的案子应该组成合议庭审吧。”张明一面走进张振先的宿舍，一面对他说。

“你是说，陈乡长这案子？嗯……不用了，独任审判就可以了。”坐在床上闭目养神的张振先坐了起来，“你还没睡哪，坐坐！”

“那……我来当书记员吧？”张明说。

“嗯……好……好好。”张振先回答得很勉强。

张明没再说什么，不过他仍然觉得陈伟生这案子应该组成合议庭审理。高、中院反复发文强调，大要案和辖区内有影响的案件原则上要组成合议庭按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一是“大要”的事情，要引起重视；二是为下一步实施审判方式改革作准备，乡长离婚即使在全县范围内算不上大要案，在乔山总算是大案了。本辖区政府一把手离婚，总算得上是本辖区内有影响的案件吧！张明自忖。

第二天，张振先和李凡下乡去送达一份判决书，张明在法庭值班。他心里老是嘀咕着乡长离婚这事，接待当事人显得简单草率，三言两语就先后打发走了两拨当事人。

中午的阳光已垂直地射进四合院内，天上没有云彩，院子里没有风，很闷热。张明正觉得翻阅卷宗很无聊时，陈伟生很拘谨地走了进来，蓬松的头发盖住了他瘦削、苍白的脸，几天之内他竟苍老了许多。这幅模样与他在乡机关大会气宇轩昂讲话的神气判若两人。

“陈乡长，您好！请坐。”张明很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并泡了杯茶。

“别客气，我……我是来……撤诉的。”停顿了好多次，陈伟生才把这句话说完。说罢，他神情忧郁、局促不安地看着张明，他那双耷拉着眼皮的眼睛似乎含着一种惴惴不安的神色。

这就是以刚毅、果断著称的陈乡长？张明暗暗吸了一口气。“你们不是分居两年多了吗？为什么才提出离婚又撤诉？”

“我们……算了……这是我的撤诉申请书。”陈伟生欲言又止，他把撤诉申请书放在桌上就往外走。

“您等一等，我没审你这案子，但您跟我说说也可以，我可以记录下来。比如，你们为什么一直没要孩子？”张明忽然想起卷宗里没有孩子抚养问题的记录。

陈伟生犹豫了一下慢慢地又坐下。

张明的笔飞快地在信笺上游动着。

陈伟生与张美凤，在他还读高中时就订了婚，主要是他快要入土的父亲希望在世时能见到儿媳妇进门。那时，张美凤在乔山乡也算得上是一个百里挑一的女孩子，尽管对音乐知识只略知皮毛，但她能一口气吟唱出当地民间情歌二、三十首；当地能升入初中的女孩子并不多，初中毕业的张美凤那时很吸引了一些小伙子，按当地风俗到她家门前的山坡上唱那种“寻妹对曲情相投，送你礼物难出手”之类的情歌，无论那些人如何卖力地唱，终究没有引起张美凤的共鸣。陈伟生的父亲看上她后在病危之际托人去提亲，她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能到县城当读书人，今后靠得住，她也就这么点初衷。订婚之际她按当地风俗接收了陈伟生家送的两盒红糖，其它彩礼都没开口要。她轻轻哼给陈伟生一首情歌：

红糖一盒表心意，泡水渴了喝几口；切莫送给伙伴吃，别人给你勿接手。相思药装红糖内，传染会添愁。

本来这首歌应该在订婚仪式上由陈伟生唱的。

订婚仪式结束后，按照乡俗，张美凤搬到陈伟生家住了三天，三天内熟悉陈家的亲戚朋友，由陈家亲戚轮流做晚饭或午

饭宴请未过门的媳妇。但这些宴请三天之内都没有进行，因为订婚之后的第二天，陈伟生父亲便心满意足地咽了气。她为他父亲披麻戴孝送终——陈伟生的同学和老师当然不知道这些。

高中毕业后，陈伟生参加高考落榜了。他没有去补习——像其它落榜的同学那样补习一年继续参加第二年高考，他家已经实在无力为他支付学杂费和生活费——那时还没有“希望工程”。他回到芥山很自然地结婚了，实际上也就是到乡上要了一张结婚证，按乡俗，张美凤早就是他媳妇了。他一边参加村里的劳动，一边参加自学考试并且获得了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他先是招聘到乡机关任秘书，后来又当副乡长，直到乡长；如果他没有成就，或许他们这一辈子会相安无事。但是他在几年之内让芥山这个贫困乡变成了全县有名的“冒尖”乡，省、市电台、电视台、报纸不止一次报道过这位农民改革家，省报还把他誉为“一颗正在升起希望之星”。他出名了，于是她随时担心他会在某一天离她而去，于是她经常毫无道理地大发醋劲；在乡机关里，白天，她一口一个“陈哥”叫得甜甜蜜蜜，一到晚上她就变了一个人。他委屈求全，他尽量减少社交，他承担了所有家务，但都无济于事。他只要和女人打招呼，除了老太婆之外，她都要盘问清楚说了句什么；在乡机关里，她基本上是离群索居的；因为工作需要，他经常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公文包认认真真翻一遍——连夹层都要翻一遍。她绝对认为丈夫一定有秘密，肯定有秘密。有一天晚上，她真从公文包夹层里翻出两张电影票，于是她一手拿着电影票，一手拿着剪刀坐在他床边。她没有说话，但他已吓得面如土色。他才说了一句我从没与别人看过电影，她的剪刀竟慢慢地移向自己的头发。他抢下剪刀和电影票，仔细看看电影票上的时间后对她说，你看时间，那天是你生日，我们一起在乡电影院看电影的。她拿起电影票看了看，没有说话，

自顾自睡觉去了。他却一个晚上无法入睡……

张明惊奇地听着陈伟生慢慢叙说，象挨了一闷棍。有时他竟忘了记录。一会，他干脆不记录了，全神贯注地凝神听着。

“不是我们不要孩子，因为……因为……她先天阴道狭窄。”他木然地说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先天阴道狭窄？”张明一下子愣住了，“就因为这个分居吗？”

“怎么说呢？为了我的事业，我一直都忍下来了。我到乡政府任秘书后，乡政府照顾我，安排她当临时工，做饭和烧水，也没产生大的矛盾。但是，我任乡长以后，社交机会多了，特别是平时来汇报工作的人多了，她就不自在了。你知道，乡政府包括你们法庭没有严格的上班下班的说法，起床后就是上班了，睡觉之前才称下班。人来人往的，说不准什么时候闯进一个人来问这怎么办那怎么办，乡这一级机关的工作确实难以形成规律。她逼我把每天与什么人说话，说了什么话都记录下来，不准我与女干部说话。我白天与乡上的女干部说一句话，她每天晚上就用针在她自己身上刺一个小孔，然后点上蓝墨水，她背上现在是黑黑的一片。而白天在别人面前她又是另外一副面孔，对我也客客气气，乡机关里人人都夸她是个好媳妇，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对。我最怕夜晚的到来，我的宿舍里有两张床，对外我们说有一张是为客人准备的，其实晚上睡觉都是一人一床……我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害怕她不说话。有时候，我真希望她能泼泼辣辣、痛痛快快地和我吵一架，或者打一架。她发泄一下可能会好一些，当然，我也需要发泄。但她从不和我吵打，也不和我说话，只是在晚上一个人折磨自己。当然，我们之间就谈不上交流。没有温柔，没有体贴，没有爱……”他失神地呆坐着，两颗清亮的泪珠顺着他清瘦的面颊往下掉。

“你们结婚至今……你还没有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可以这么说。”

“以前考虑过离婚吗?”

“……能离婚……当然离。”陈伟生凄然一笑说。

“那你为什么要撤诉呢?”张明紧张地问他。

“嘿嘿。”陈伟生苦笑一声，“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坚强的女人，我不需要一个坚强的女人，但我作为一个男人确实需要温柔和体贴。前个月市委派人和我谈话，准备破格提拔我到市财政局当副局长，我想趁我在乔山就把婚离了，这样生活在一起也是活受罪；如果到市里再提离婚，恐怕更不好提。我在法庭提出离婚后，她就到县里、市里反映，说我道德败坏，说我有第三者，说我虐待她，并让接待她的人看她身上的黑孔。她记忆力好，能记住我每天说过的话并能重复一遍；能记住我和别人说话的每一神态每一动作，活灵活现的一说，会把别人说动情。同情弱者，这是人之常情。只要开口说三句话，她的眼泪会连续不断地流出来，看着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谁会怀疑呢？我也曾经非常喜欢她，听她用那甜润的声音唱情歌……有关单位已经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要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抓我的典型。如果我们和好了，他们说他们也不会拆散一个家庭，我……谁会相信我呢……我不愿放弃我的事业！”

“所以你来撤诉?”

陈伟生没有回答张明，他们相视沉默。

凭直觉，张明相信陈伟生的话是真的。他没有揣度陈伟生的心理，却产生了一种扶弱抑强的感觉。谁是弱者，谁是强者？他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把他们惊醒，是张美凤。她长得丰满、端正、秀气，含着十分甜蜜的微笑。从她眉里

眼里透出的神气，表明这是一个泼辣、胆大、聪明的女人。

这么个秀丽的女子，怎么会……张明略犹豫了几秒钟。

“我是来控告我丈夫的，他虐待老婆。”张美凤一边说一边掏出一个小瓶子拧盖子。

她拿着一瓶乐果，张明突然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几乎同一时间陈伟生也发现了她手里的乐果，他站起来按住她的手，着急地说：“别喝，别喝，我已经撤诉了。”

“不用拦她！”张明一拍桌子，一把把陈伟生推出办公室，对张美凤严厉地说：“你要喝就喝吧，我不负法律责任，你喝完了我给派出所打个电话，把你抬出去。”

张美凤瞪了张明一眼，她双眼含泪，目光里露出憎恨的光芒。只见她拧紧瓶盖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出门的时候，在已经西斜的日光下，她那一汪晶莹的泪花显得格外闪亮。

“我怎么做人？我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她自言自语道。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面子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她的确一往情深地爱着陈伟生，甚至做个名义夫妻她也心甘情愿。

陈伟生刚要抬脚跟出去，张明喊住他，慢慢对他说：“你的撤诉，今天我不接收，你等待法庭判决吧。”

陈伟生望了张明一眼，欲言又止。他摇摇头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结婚！”

“陈乡长，你干脆到市里去，至少也应该到县里去。”张明对着陈伟生的背影大声说。

其实张明十分清楚这哪能由得了陈伟生呢！说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结婚的人不会太多。尚未结婚的张明自然不能品味结婚这道菜的甜酸苦辣，在他心目中婚姻是一杯甘醇的美酒，是苦是甜还需要去慢慢品味。虽然他还不能品尝婚姻的滋味，但把结婚当成人生最大失误的说法，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波动。

张振先和李凡回来后，张明把白天的经过细细和张振先叙说了一遍。

“乱弹琴，要是她真的把农药喝下去，你怎么办？”张振先非常生气，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对张明说话，“简直是乱弹琴……”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

李凡凑过来说：“他这两天情绪不好，你就少说两句吧。”

十多分钟后，张振先回来了，手里拿着陈伟生的撤诉申请书。

“其实，是不是阴道狭窄，到市医院检查一下就知道了。”张明说。

“不用了，我已经口头裁定，准予陈伟生撤诉。”张振先说。

“口头裁定？你一个人自审自记落李凡的名字不说，你还这样官僚？你这样做不合法？”张明毫不客气地说，说完他咚咚几步走进宿舍。

过了一会，张振先跟着走进了张明的宿舍，在床沿坐下。张明没说话，他的脸色就象面瘫恢复期的病人，非常难看。

“你看，这件事的处理我确实主观了些。陈乡长的家庭情况我一年前就知道了，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在一个行政村当团支部书记，干到乡长这一级不容易。他虽然已经当了四年乡长，但他目前还是合同制干部，随时都有被解聘的危险。乔山能有今天的进步，多亏了陈乡长，不要说老百姓尊重他，连市里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也对他另眼相看，而前一任乔山乡党委书记在市委组织部当副部长，这位副部长能力一般，不知道靠着什么爬上去的，但他特别嫉妒陈乡长的才华。市里一个文件下来让陈乡长回家种地，陈乡长这一生就算完了，他才三十出头，比你大不了几岁。退一步说，谁来收拾乔山这个摊子，这里离城远，一般人不愿来，你要理解。”张振先分别用两只手捏了捏